

钟连城
作品

Bandits

匪王

又名《雪峰山剿匪记》

钟连城 著

继《匪王》后又一力作

中国历史上匪患无穷，
湖南一地即有著名的湘西剿匪、
马龙山剿匪和雪峰山剿匪。

由匪性看人性，如镜子照出人性的沉沦；

由匪气看义气、霸气，古今多少殊途同归。

一代匪王的罪与罚、爱与恨！深度解析土匪文化的底色基因！



Bandits
钟连城
作品

匪王

又名《雪峰山剿匪记》

钟连城 著

继《匪王》后又一力作



CS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匪王. 2 / 钟连城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

社, 2015. 1

ISBN 978-7-5404-6603-9

I. ①匪…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2018 号

匪王 2

钟连城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邓映如

湖南文艺出版社、发行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星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3

*

ISBN 978-7-5404-6603-9

定价: 38.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1	第一章 隐形冤家
18	第二章 借尸还魂
41	第三章 发现隐情
67	第四章 湘西事变
88	第五章 狐假虎威
109	第六章 黎明前夕
132	第七章 龙潭谍影
157	第八章 腥风血雨
187	第九章 恶男毒女
212	第十章 开天辟地
236	第十一章 历史纪元
258	第十二章 疯狂反扑
281	第十三章 狡兔之窟
305	第十四章 最后疯狂
329	第十五章 血洒青山
353	尾声

第一章

隐形冤家

在下这厢有礼了！在下钟连城，湖南武冈人氏，当朝小说匠，早年曾写过一本名为《匪王》的小说，留下一个“欲知后事，请看《雪峰山剿匪记》”的尾巴。时间一晃十余载过去，难为不少热心读者一直惦记，有给出版社写信、打电话过问者，有在网上发帖者，甚至还有人给我家乡的宣传部门打电话，纷纷询问《雪峰山剿匪记》是否已经问世……这让我这样的小说匠很感动也很惭愧。几历磨难，小说始为市场认可，然后就有出版单位愿意“订购”，却因多方原因未能纳入写作计划，导致《雪峰山剿匪记》一直未问世，让我愧对读者期待。

2010年岁暮，拍摄《围城》而饮誉影视业的上海某公司对《雪峰山剿匪记》题材情有独钟，与在下商榷定购。合同签署后，这部小说的写作也就排上了日程。

诸位也许还记得《匪王》梗概，世上万物生生相克，金克木，木克水，水克火，有矛就有盾，有周瑜就有诸葛亮。《匪王》主人公张云卿也不例外，自他投身绿林，上苍就给他安排了“克星”——张光文。

张光文与张云卿本为同宗、同乡，所不同者，前者是武冈北乡富甲一方的富户，而张云卿自小家境贫寒，早年还是张光文家里的长工。

与张云卿一样，张光文也是自幼父母双亡，但他有一个慈父般的哥哥张光火。哥哥为了守住家中的千亩良田、万贯家财，很早就将弟弟送出家门读书。张光文不孚所望，从武冈新学堂读到保定军校，结识了一大批风云人物。

1921年，张云卿投身绿林，用化名在北乡打家劫舍，张光文被哥哥召回家任黄桥铺团防局局长，担当起保家卫乡的重任。为了对张云卿实施监控，张光文派同窗邓联佳打入匪寨燕子岩。获悉张云卿派出心腹赴广西购买枪支，张光文担心其实力扩大后对己不利，乘虚突袭燕子岩，足根未稳的张云卿差点全军覆没。

1923年，张云卿利用从广西购回的枪支疯狂地洗劫四乡大发横财，张光文表面上与他称兄道弟，还帮其在家乡大兴土木、购置田产。1924年大年初一，张云卿高高兴兴地回老家过年，给张光文拜年时，忽闻燕子岩遇袭，返回途中又遭埋伏差点丧命。事后得知，这是张光文暗里勾结他的仇人易豪趁机偷袭，目的是要置他张云卿于死地。张云卿从此与张光文结下深仇。

1924年，羽毛还不丰满的易豪为了躲避张云卿的报复，逃至雪峰山腹地那溪陈家寨。10月，张云卿获悉易豪的下落，联合数股土匪血洗陈家寨，致四千余无辜百姓葬身火海，无一幸免，七百余栋凝聚数十代人血汗、历经数百年沧桑的老屋，化作一堆灰烬、瓦砾。

张光文为了救结义兄弟易豪、同时也为了自保，派邓联佳持“万民血书”赴省府长沙，请动

他的军校同窗张湘砥来武冈剿匪。张湘砥的到来，对张云卿来说是一场浩劫，长时间里，他如一条丧家之狗，历经九死一生……1927年，张湘砥枪伤发作身故，张云卿却一直过着东躲西藏的凄凉日子。1928年正月初一，张光文请来陈光中，不但收编了张云卿的队伍，连老底子——藏匿在燕子岩悬崖上的四百条好枪，都悉数被陈光中搜去。自1921年投身绿林，七年的出生入死、苦心经营，被张光文的一条计谋化作乌有。

就在张云卿被陈光中挟制在外地四处征战的近两年里，群魔乱舞的武冈土匪中杀出一匹黑马——女匪关月云。1929年，张云卿率部哗变，从外省逃回武冈，头件事便是杀死张光文的全家，并烧毁他大宅院，张光文仅以身免。在新一轮的较量中，张云卿于危机关头幸得女匪关月云的神助，才得以反败为胜。打败了张光文，张云卿与关月云通力合作，几番纵横捭阖，终使湘西南绿林结束了群魔无首的历史，形成了以张云卿、关月云、易豪三分天下的局势。

1931年正月初一，仍对哗变事件耿耿于怀的陈光中专程来到武冈收拾张云卿。对此，张云卿早有提防，藏匿了枪支，遣散匪队，将女眷击毙于双壁岩河岸，率20余名头目窜至贵州乌罗为匪。

三年后，他的手下张钻子回家，打探得知陈光中已经脱离军界，于是又从贵州窜回武冈，在燕子岩召回旧部重振旗鼓。他们将会怎样继续作恶，最终落得什么下场呢？且看在下慢慢写来：

负责留守的管家张罗罗闻讯，急急忙忙从石背乡赶来拜见。他立刻察觉，三年过去，自己的满老爷面色黧黑，却更加精悍了。寒暄之后，忙不迭地向张云卿汇报家里的田租账目。张云卿最关心的是这几年武冈的情况，得知一切如常，并没有谁胆敢上门欺负，也就放心下来，和颜悦色地对张罗罗说：“这几年，可辛苦你了。你的几个哥哥跟着我在贵州也都好，下去吧，多年不见，兄弟几个好好叙叙。”

张罗罗离去后，张云卿倒背着手在房里来回踱步，考虑最紧要的事情。刚刚回来，各种事项千头万绪，当务之急是办两件要紧事：第一是拜会几个重要人物，第二是通知周边人士他又回来了。

1934年腊月前夕，张云卿亲自出马去办头桩事情。出门前，他将第二件事交给张亚口，令其带上几个心腹代表他下山拜会山门乡有头有脸的乡绅地主：“你告诉他们，老子回来过年啦！”

张云卿向张亚口交代完毕，就从仓库里找出一个木盒，令钟雪华带上一同骑马驰往县城。

几年没有回家，武冈还是原来的武冈，高大坚固的城墙环绕古城，大街小巷两边的木屋挤挤挨挨，街上的人群熙熙攘攘，街道上的青石板被践踏得光溜溜的，小贩悠扬的叫卖声在幽深的巷道里回荡。张云卿敏锐地察觉，店铺生意显得有点清淡，市民脸上透出菜色，还是感觉到与先前不同。

两人一路走马观花，下午三点多钟到达迎春客栈，正值吃饭时间。吃罢饭，张云卿歪在竹椅里，要钟雪华徒步入城看刘异是否在家。钟雪华这才知道，张云卿是来拜会刘异的。

钟雪华走后，张云卿枯坐了约半小时甚感无聊，忽听到马叫，料想可能是客栈老板忘了按他

的吩咐给马喂料。他走出包厢来到客栈后面，发现马槽有的草料满满的，他的马叫，是槽里又多拴了一匹马。张云卿打量这马好几分眼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返回时，他看到一间小包房有个中年男人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也在吃饭，细看时，竟是关月云的丈夫杨相晚！正想上前去打个招呼，突然看到钟雪华回来了，连忙转身回到包厢。得知刘异在家，兴奋地从包里拿出一身绸缎马褂换上，戴了礼帽，木盒子仍由钟雪华拿了。

两人出了客栈，快到东门城楼时，张云卿突然停下来问钟雪华：“刚才杨相晚也在客栈，你看到没有？”

“他怎么会在这里呢？”钟雪华很是意外。

“他带了个女孩子，不知是他什么人，你回去问问他看——”钟雪华走了几步，张云卿眉头一皱又嘱咐道：“不要说我在，就说你进城办事碰巧与他遇上！”

钟雪华去了一阵就回来了，向张云卿汇报说：“满老爷，可惜晚了一步，他们走啦！”

“我们才走了半支烟工夫，他能有这么快吗？”

钟雪华看出他一脸恼怒，连忙解释道：“我去到那里时，他已经骑马走了，我没能追上。满老爷，有什么问题吗？”

张云卿不满地瞪了他一眼：“照你的意思，是要出了问题才注意他？以后多学着点，干我们这行，多留个心眼没有坏处。走吧。”

刘异住在城里大成殿后面，两人由东门入城，经和合街时，张云卿见一户人家的门口站了很多男女，便问钟雪华：“奇怪，这里房屋也不像是店铺，一大堆人聚在这里干啥？”

“你还不知道？这里就是和合街六十号，是钟半仙住的地方！”钟雪华是钟半仙的本家，因而几分骄傲地向他介绍。

“一个瞎子，也敢称半仙？”由于钟半仙曾断言他是个孽障，于是张云卿对钟半仙十分反感，出生后再没有看过八字。看到那些人一个个虔诚的模样，他又问：“他的生意一直这么好吗？”

“那当然，要不怎么叫‘半仙’呢！”钟雪华更加引以为豪了。

张云卿忽然停住脚：“你去打听，他什么时候闲一点呢？”

“满老爷有事找半仙？”

张云卿点头：“想查个黄道吉日，会一会朋友。”

“他是全县闻名的半仙，只要打开门，就没有闲的时候。不如明天早来一点，趁着乡里人还没进城，就快多了。”

“那就明天一早过来。”张云卿说着就离开了。走完和合街是柳山庙，再过去不远很快就到刘异家里了。

张云卿还没进屋，就看见刘异捧着一个茶杯坐在客厅里，三两步跨进去亲切招呼：“干爹，您好吗？儿子来看您了！”

刘异忙从沙发上起来，脸上堆出笑：“啊呀呀，好好好，我儿，这么长时间你都上哪去了？我以为你把老头子给忘了！”

“哪里会忘记，我这不是来了吗？”张云卿从钟雪华手里拿过木盒子打开，“干爹，儿子没啥好孝敬您，这里是一根长白山的百年野人参，给您老补补身子。”

“我儿就会孝顺干爹！”刘异接过人参交给身边的佣人，顺手拉过一张椅子，“坐坐坐，陪干爹说说话。”

张云卿被刘异拉到身边坐下，见佣人走了，于是问起武冈城里的情况，刘异少不得毫无保留的告诉他。张云卿得知目前县政府这边对他不会有大的威胁，心里踏实了，说着就要告辞。

刘异盛留不住，只好由他离去。

张云卿离开刘家，没有回迎春客栈，两人径直去了武陵井。这里是武冈的妓院所在地，早有鸨母笑逐颜开地出来迎接。两人久未沾女人，一夜销魂，次日醒来时，已经是太阳晒屁股。张云卿想起该去和合街办事，看到乡里人早就挑着担子进城了，干脆就留在妓院吃花酒。

下午时分，两人从原路返回，来到和合街。张云卿见钟半仙屋子里还有不少人，就让钟雪华一个人留在这里，要他查一个会友的黄道吉日，再留下自己的生庚八字要钟半仙算算。

一个人回到迎春客栈，张云卿付了账，牵了自己那匹马，又吩咐老板给留下来的马加料，然后打马回山门。快到高沙镇时，看到前面有一匹马很是眼熟，张云卿估计是杨相晚，加鞭赶上，果然没错！杨相晚很快也看到了他，甚是吃惊地说：“满老爷，你是何时回的武冈，何故连招呼也不打？我和月云正说你呢！”

张云卿道：“才回来，还来不及告诉你们。你这是去哪里？”

杨相晚道：“闲来无事，随便走走。我家离这儿不远了，要不一起进去，让我们的弟兄为你接风洗尘？”

“自家人不用客气，今天家中有事，改天再来登门拜访。”

两人并驾前行，没多远到了路口，向左通往花园，向右是洞口、山门方向。杨向晚在马上拱手道：“满老爷走好，改日再会。”

一声鞭响，杨相晚扬尘而去，张云卿一直目送他消失在树林里……

回到燕子岩，张云卿见寨子里十分热闹，有不少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在走动，顿时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随后张亚口过来向他汇报，果然是附近乡绅得知山寨里的人回来后，纷纷献来牛羊、肥猪、新谷和大洋……张云卿很高兴，见时间尚早，就吩咐伙房在寨子里设宴款待他们。

七八桌酒席很快摆开，席间，乡绅轮番向张云卿敬酒，争相说奉承话。酒至半酣，张云卿昂着头向他们发话：“各位乡亲，感谢捧场，大家尽管放心，我张云卿回来了，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

众人唯唯诺诺，在一阵长久的沉静过后，内中有一个名叫尹东亮的地主借着酒劲说：“满老爷，我们很放心。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就是满老爷窝边的草，满老爷肯定不会把我

们怎么样的。”

尹东亮此话一出，只见张云卿右手端着酒杯重重一顿，眼里迸出寒光射向他。众人当即愕然，尹东亮喝下去的酒化作冷汗吓得面色惨白。谁都知道，只要张云卿手中的杯子落地必有人头落地。尹东亮的堂兄尹东明赶忙替他打圆场说：“满老爷和众兄弟是我们山门父老的子弟兵、守护神，东亮早就盼着你们回来了！东亮，你是这个意思吧？”

尹东亮霎时领悟，连声说：“正是正是！”众目睽睽下，张云卿眼珠子一转，一扬脖子喝干杯中的酒说：“这话我爱听，哈哈……”

乡绅们连忙举杯，尹东亮趁机擦了一把冷汗。席散后，张云卿一边亲自将他们送出寨子，一边又吩咐喽啰收拾“聚义厅”。张云卿的“聚义厅”其实只是一个天然溶洞，洞很宽敞，有六张红木交椅呈半圆，环护着一张虎皮椅。这六把红木交椅分属尹东波、张亚口、张钻子、谢老狗、钟雪华、张罗罗六大金刚，虎皮椅正是张云卿的宝座。因张罗罗长期在石背老家替张云卿打理家务，正常情况下，凡有大事只有七六个人在此议事。

张云卿回到聚义厅，径直坐在上首的虎皮椅上。他的几大金刚知道有要事商议，都纷纷归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椅子还空着两张，除了张罗罗，另一张是钟雪华的。

张云卿办事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他扫视一眼众金刚，开门见山道：“我们又回来了，下一步怎么办，你们想好了没有？”

金刚们相顾无言。他们太了解张云卿的脾气了，无论什么事，他在深思熟虑之后才会召集大家商量，这无疑养成了他们的惰性，遇事都不用思考。这种依赖性，正好成了张云卿控制他们的法宝。

众人见问，齐道：“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一切听满老爷安排！”张云卿不悦了：“都听我的，我召你们来商量，岂不是白费了？”

尹东波嘻皮笑脸道：“谁让你比我们都聪明？能者多劳嘛！”

尹东波是张云卿发妻尹氏的堂弟，尹氏没有亲兄弟，尹东波是她最亲的人。张云卿初入绿林时迫不得已杀了发妻，一直心存愧疚，对尹氏娘家一向让三分，另外，在众金刚中尹东波是唯一一个略通文墨者，因此在匪部唯有他敢与张云卿开玩笑。

张云卿叹了口气道：“你们这些人啰，一个个吃现成饭，什么都得我操心！今天我从城里回来，政府那边的情况比我们估计得还好，县长是赵融，义勇总队长还是我干爹……”听张云卿一说，众人欢喜异常，一个摩拳擦掌，提议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张云卿见状又说：“我知道你们会高兴，但别高兴得太早……”

张钻子讨好地说：“满老爷，我们的头号敌人张光文已死，对我们有威胁的陈光中也下野了，县政府还是刘总队掌权，正是我们东山再起的时机，怎么能不高兴呢？”

张云卿把目光投向尹东波：“东波你是读书人，该明白‘得意不能忘形’。要知道，我们的对头也不仅仅只有张光文、陈光中、县政府这几个……”

尹东波明白过来，忙说：“还是满老爷深谋远虑，易豪、关月云对我们，也是潜在的威胁哩。”

张云卿满意地点头：“不错！我与易豪有杀弟之仇，三年前，他虽然答应与我们结盟不计前仇，但不得不提防啊！”

众匪无语，都齐刷刷地看着张云卿，知道他又有了什么计划。

沉静良久，张云卿叹道：“一路上，易豪和关月云一直是我想得最多的头等大事。想来想去，就觉得应该择个黄道吉日，请他们来燕子岩吃酒，顺便试探试探他们，不知各位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张亚口道：“没有比这个办法更好的了，还是满老爷想得周到！”

见众人都赞成，张云卿道：“既然都同意，就这么定了。”对尹东波说：“秀才，辛苦你写两张请柬。”

尹东波有点不太情愿地离去，余者觉得这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事，便起身告退，张云卿一一允许，只对张亚口招招手说：“你留下，有点事想和你谈谈。”

偌大的聚义厅只剩下两个人。张云卿打了一个呵欠，张亚口机灵地从虎皮交椅后面寻出烟枪和鸦片。两人一番吞云吐雾过足了烟瘾，张云卿这才意味深长地说：“亚口啊，人这一辈子都是命……”

张亚口不知道张云卿留下他是啥事，嘴里附和道：“是，都是命！”

“民国十年，我和你进雪峰山腹地买烧酒，在双壁岩失手杀死易豪的弟弟易放，为了自保，不得不一起投身绿林。这十几年来，我们出生入死、情同手足……其间，我因为事情繁杂关照不周，难免有亏欠你之处，如果有，你一定要说出来！”

张亚口不安起来：“满……满老爷，你说这话折煞小弟了！我对你从来都是一片忠……”

“别紧张！我说的是心里话，正因为知道你对我从来都是一片忠心，我才这样和你说嘛。”张云卿摇头苦笑，“连你这样的老实人都会拣好听的说了，可见环境逼人啊！”

张亚口见张云卿一脸认真，知道并没有暗藏其他用意，反过来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满老爷，你对我情同兄弟，没有亏欠之处。”

“情同兄弟不假，说没有亏欠，你还是说了违心话。你家四兄弟原是本分良民，跟着我杀人越货走上不归路，系在腰上的人头时时都有丢掉的危险，这就是最大的亏欠啊！”张云卿长长一叹。

“容小弟斗胆，满老爷这话错了！这年头，官府欺负，地主也欺负，本分良民没活头，当了土匪反倒能叫他们害怕。这些年来，我们跟着你吃香喝辣，就是死了，也不枉为一世人。”

张云卿满意地把一只手放在张亚口的肩膀上，感叹道：“难为你也有这样的感悟，的确是大实话！人活着，谁不是为了过好日子？那些大官富人和我们一样，都是双脚双手，凭什么他们能享受荣华富贵而我们却该受穷？我算看透了，没有人从娘肚里生下来头上就刻着‘富贵’二字，谁舍得拼命，谁就能得到富贵！”

张亚口年轻时与张云卿同为地主的长工，后来带着三个弟弟一起跟随张云卿上山为匪，除了小弟张四狗上山没多久就病故外，其余三兄弟都在家乡置了田产、盖了大宅、有老婆孩子，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想到这一切，他激动地对张云卿说：“不瞒你说，我不后悔，如果再让我回头去当任人欺压的良民，我情愿早死！满老爷，这辈子我没有亏，一直从心底感谢你。如果有来生，我还会带领我的兄弟，跟着你上山当土匪！”

“这话说得好！”张亚口的话，也是张云卿的心里话。回想起自己的经历，如果不是落草，这辈子真是白活了……

尹东波出来了，他手里拿着写了字的纸，问张云卿：“请柬写好了，可你没有说是哪天请他们过来。”

“这个无妨，先空在这里再说吧。”

“满老爷，其实等查好了黄道吉日再写请柬不迟。”尹东波不满道。

张云卿装作没听见，这时有人报告“钟排长回来了”才说：“叫他进来！”“钟排长”是钟雪华的别名，因他早年跟张云卿的侄儿张慕云在桂系军阀陆荣廷手下当过排长，为匪后，同伙都这样称呼他。钟雪华个子矮小身体强健，人显得很机灵，虽是寒冬腊月，入洞后还是能见到额头上挂着汗珠。

“办好了吗？”张云卿有头没尾地问他。

“办好了，钟半仙说，十二月廿九是大好的日子。”

张云卿这才对尹东波说：“黄道吉日有了，就写上去吧。”又对钟雪华说：“这一趟辛苦了，没吃饭吧？伙房里留着热饭，吃了饭先休息，别的事晚上再说。”

钟雪华明白，张云卿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八字”。钟雪华走后，尹东波的请柬也写好了，张云卿不识字，接过就交给张亚口：“留下你没有别的意思，辛苦你把请柬送到关月云、易豪手里。再是刚才在酒席上的事你都看到了，有人太不知好歹，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得给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马王爷长着三只眼！”

“那个尹东亮是不识好歹，满爷打算如何处置这个事？”

张云卿道：“当然不能马虎了事！干我们这行威信要紧，你在经过山门镇的时候顺便捎句话，就说我们这窝兔子有三年没回家了，窝边长满了嫩草，问问他应该怎么办。”

张亚口立刻心领神会：“明白。我这就去！”

张云卿又说：“今天是十二月中旬，离廿九日没有几天了，要去的两个地方离得又远，路上千万不要耽误。”

“请满老爷放心。”张亚口兴冲冲地领命去了。

天黑后，张云卿回到房间里不久，钟雪华就进来了：“满老爷，钟半仙说你的八字好得很！”

张云卿漫不经心地说：“是吗，如何个好法？”

钟雪华说：“他说你有十五年大运，这十五年里，不要算命也不要看相，保证你大富大贵、福禄双全，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张云卿不满地说：“才十五年好运？那十五年后呢？”

“他没说明，我问了多遍，他只说‘天机不可泄漏，到时候自然知晓’，就把我打发走了。”钟雪华尴尬地抠抠后脑。

“这个钟半仙，简直是瞎眼说瞎话！再过十五年，我才五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敢说我不行吗？”张云卿嘴上这般说，心里还是感到不自在。对这个钟半仙，他内心不能不存一份敬畏。自小就听大人说，他生下那天，父亲特意请钟半仙看八字，钟半仙竟然开口便说他是“孽障”，还动员父亲早做了断。正是这个原因，张云卿一直对他心存反感。可如今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欺男霸女杀人放火，冥冥中还真应验了“孽障”的说法，莫非真是命中注定？

次日午餐后，张云卿在寨子后面的小道上一边踱步一边剔牙，忽有尹东波来报，说是有客人来访。张云卿来到寨子门口，果见有人正向这边走来，他认出正是尹东明、尹东亮兄弟，心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尹东亮学着戏里的做派反缚了双手，背上插了两根荆条。两人走得近前，那尹东亮一眼看见张云卿便慌忙跪下，口中连称“饶恕”。张云卿故作糊涂状：“你、你这是干啥？”

“满老爷恕罪，东亮不懂规矩，请满老爷大人不计小人过。”尹东亮连连叩头。

“你何罪之有？好好的你，又哪里不懂规矩了？”张云卿手指一大群挑着谷子鱼贯进寨的壮汉，佯装生气地对尹东明说，“这、这是怎么回事？我快被你们搞糊涂了！”

“是这么回事，”尹东明顺着张云卿说，“满老爷和众弟兄是山门父老的子弟兵、守护神，你们刚从外地回家，急需供给，东亮今年托大家的福多收了粮食，特奉送一百石给满老爷！”

“原来如此！东亮兄弟一口一个‘恕罪’、‘不懂规矩’，原来是慰劳我们兄弟来了，这分明是天大的功劳嘛！”

“乡里人没见世面不会说话，这就是罪啊！”尹东明又指着尹东亮，点头哈腰地说，“满老爷，您看看他亲自来送粮，还把自己扮成这副样子，您说他算懂规矩了吗？”

“东明兄真会说话！”张云卿打着哈哈，伸手把尹东亮背上的荆条拿下，“这叫‘负荆请罪’，是从戏文里学的。你说得好，我的弟兄是山门子弟兵，就不要这样生分啦！两位请，今天要一醉方休！”

尹东明知道寨子的饭可不是好吃的了，连忙打着拱手道：“谢谢满老爷恩典！家里还有事，容我们改日再来，改日再来！”

张亚口去了两天就回来了，向张云卿禀报说，已经将两份请柬分别送到了关月云、易豪手里，他们答应前来拜会。

转眼到了1934年农历十二月廿九日这天，张云卿在燕子岩吩咐伙房杀猪宰羊，准备宴请贵客。

上午十时许，关月云带领两名贴身马弁最先赶到。一见到关月云，张云卿就全身酥麻，几年前与她肌肤相亲的情景浮现在眼前，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恨不得立即干柴烈火重温旧梦！张云卿认真打量着关月云，但见她比几年前更成熟、更妩媚动人了，喃喃道：“多年不见，让我好好看看……”

关月云面有赧色道：“有什么好看的，你不会笑我已经人老珠黄了吧？”

张云卿立刻找到了突破口：“没错，这话让你自己说了——你确实比几年前老多了！”

“一点不奇怪，人多活一年就老一岁——满老爷也没有年年十八吧？”

“我见过杨相晚，他居然还是老样子，一点不老。”

“他跟你不同。他是个闲不住，喜欢四路子瞎跑的人。”

“是吗？你不怕他到外面找相好？”张云卿涎着脸调侃。

“他敢！借着他一个胆子也不敢！”关月云的口气很自信。

“你别牛皮吹破天，没准哪天他在外头帮别人养孩子。”

“他敢生这样的念头，老娘就阉了他！”关月云柳眉倒竖怒目圆睁，让张云卿全身一颤，感觉到一种比男人的霸气更胜一筹的雌威扑面而来，于是趁势道：“什么时候请我吃喜酒？”

关月云不解地问他：“什么喜酒？”

“给杨相晚生孩子呀……”

“为什么我要给他生孩子？”

“你身为杨家儿媳，这是你应尽的义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张云卿盯着关月云说。

关月云冷笑道：“去他娘吧，老娘才不管那些！这辈子我当了土匪，已经辱没了祖宗，难道还得叫我生一窝小土匪，继续辱没下去？”

张云卿一听窃喜不已，心里暗想道：这娘们欠日，想着我呢！于是说：“你还是当初那副河东狮吼的样子。这几年我没在身边，有新相好了吗？”

关月云得意地说：“有啊，怎会没有呢？”

张云卿心里涌起一股醋意：“他是什么人？快告诉我！”

关月云一字一顿：“杨——相——晚！”

“他是你名义上的老公，我是问你的艳遇……”张云卿淫声道。

关月云玩世不恭地叹道：“艳遇？可遇不可求啊……”

“为什么？武冈这么大，难道没有一个中意？”

“如果有，真希望轰轰烈烈地去爱一场，然后死而无憾。可是，对我来说，这比征服一万个男人还难！”

“说得太夸张了吧，我就不信地方上没有一个好男人！”

“一点不夸张，好男人没有，臭男人遍地都是！”

张云卿涎着脸说：“那我呢，我是什么男人？”

关月云吃惊地看着张云卿：“你是什么男人还不知道？难怪俗话说得好：自屎不知臭……”说着还用手扇鼻子。

张云卿没想到自取其辱，脸上的肌肉搐动着，半晌才说：“现在让你得意，等一会上了床，小心老子干死你！”

关月云也认真地说：“好啊！我等着，谁干死谁还不一定呢。”

张云卿的喉结剧烈地蠕动着，突然他扑上去把关月云抱在怀里，霸王硬上弓地与关月云亲吻。正在此时屋外有人通报：“客人到——”

张云卿知道是枫木岭那边的客人来了，不太情愿地松开关月云，并恶作剧地把她头上的两只金钗摘了下来。

“来的是谁？”他一边把金钗藏进口袋一边想：易豪是不会来的，他再超脱都难坦然面对我这个杀死他亲弟弟的仇人，更何况是来我的领地，换上也做不到……如果他真来了，那才值得警惕，说明他已经有了复仇计划……张云卿这么想着，不觉就来到了寨子门口，只见有三匹正向他走来，认出为首者是易豪的伙伴周连生，于是他长长地松了口气，待周连生翻身下了马，忙打着拱手迎接上去：“欢迎欢迎……”

周连生亦还礼道：“客气客气……”

张云卿把周连生领进会客厅，关月云已经坐在那里喝茶。张云卿注意到，关月云的头上又有两枝金钗，头发一点也不凌乱，内心不免有一点失望。原来他是有意要让她披头散发出丑的，没想到她有的是办法，不由得心里暗骂：这荡妇真他妈不是省油的灯！

周连生先与关月云打了招呼，然后说：“我们易老爷原本是要来的，岂料寨子里临时有急事脱不了身，他要我代他向张爷致谢！”

“易老爷太客气了，你来了也是一样。”张云卿也虚情客套着。

三个说了一阵无关紧要的虚话，就有人来请他们入席。

宴席很丰盛，张云卿与关月云、周连生同席，另有张亚口、谢老狗、尹东波、钟雪华作陪。

席间少不得喝酒、说客套话，散席后，周连生最先告辞。周连生走后，关月云也来告辞，张云卿哪里肯依。关月云坚持要走，说丈夫约了时间在家里等她。张云卿酸溜溜地说：“杨相晚真他妈让人嫉恨，他何德何能，叫你这样对他痴情？”

关月云骄傲地说：“他无德无能，自古道‘美妻常伴拙夫眠’，我这样待他，完全是按照前人的妇道，因为他是我的丈夫！”

张云卿只得悻悻地说：“你要走，我也不强留。只是你这个自诩巾帼女杰的人，要落下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名声！”

“此话怎讲？”关月云杏眼圆睁盯他一眼。

张云卿见旁边有人，压低声音道：“‘谁干死谁还不一定’，这是你说的吧？”

关月云“扑哧”一笑，向张云卿抛一个媚眼，低声道：“臭男人！”

张云卿见关月云着了道，虽未得手，身子已酥麻了半截，恨不得立即就将她压在身下。见她的两名随从牵着马在寨子门口等着，就说：“快叫你的随从回寨子里歇着去！”

关月云安置了两个随从，却牵着自的马来到张云卿身边：“肚子饱胀得提不起性欲，怎么样，去道上消消食？”

“行啊，我就知道你会玩花样！”张光卿令人牵来马，与关月云并驾来到寨子后面的山道口停下来，“不会就这样枯走吧，有节目吗？”

“有，我们先换了马再说！”关月云与张云卿换好马就说，“跟你打个赌咒，你赢，做爱时你睡我上头——”

张云卿道：“男人天生就是上位的，如果输了呢？”

“你输了，我上位。”

“赌什么？”

“我在前头，追上我算你赢了。”

张云卿一听急了：“那你得把我的马换回来！”

“男子汉哪有反悔的！”关月云一甩鞭子，马便奔跑起来，张云卿叫苦不迭，只得在后面追赶。原来，张云卿的马长年在这里跑，道路很熟，跑起来很快；关月云的马头一次上道，换了新主人，自然要欺生要点脾气，张云卿少不得要受一番洋罪。

两人在山道上折腾了两个多钟头，张云卿已累得受不了，见关月云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为了尽快抱得美人归，只好认输。

关月云停下来，等到张云卿走近了才说：“天寒地冻的，这野外冬天当不了婚床，我们回家去，到了床上你可别耍赖哦！”

张云卿道：“放心，我在下面一样也能干死你！”

不说这对奸夫淫妇一路上如何打情骂俏，回到寨子里，张云卿心急火燎的就要进房。关月云道：“甭跟牲口似的见了面就上，我们是人不是牲口。”

张云卿道：“你还想玩什么花样？我的姑奶奶！”

关月云道：“我看《金瓶梅》，印象最深的，就是西门庆、潘金莲做事之前，都要小酌对饮，一起享受美酒佳肴。”

张云卿撇嘴说：“他俩一定是饿死鬼转生，才一心想到吃！”

“你懂什么？这叫‘情调’！做爱也是个力气活，不吃些东西能有什么趣味？”

张云卿道：“我算服了你了！一会说肚子饱胀不能做，这会又说要吃东西才有力气——我倒要看你想玩个什么花样！”

张云卿于是在小木屋里摆开小几、生起一盆炭火，吩咐亲随弄了几个下酒菜端来。见有人搬来一坛米酒，关月云冲着门外喊道：“把军师送给满老爷的礼物取来！”

关月云说的“军师”，正是她的丈夫杨相晚。当年花园那股土匪还在朱云汉当家的时候，杨

相晚就是军师，到关月云取代了朱云汉，杨相晚仍然是军师。

很快，关月云的随从拿来了两瓶瓶装酒。张云卿有点不解地望着关月云：“你这是……”

“这酒是从远地方带回来的，留在家里很久了，一直舍不得喝。今天出门，相晚见没有什么礼物送你，就让我带两瓶酒过来。你看，不是你说要喝酒，我差点把这事给忘记了！”

张云卿接过一瓶拧开盖子，果然香气四溢，禁不住赞道：“好酒！”

“当然是好酒。”关月云见随从都退下了，便将门掩上插好。张云卿瞥见，身子又是一阵酥麻，暗忖：小淫妇熬不住了！

炭火很旺，一如张云卿内心高涨的欲火，将小木房烤得十分暖和；酒很香醇，入喉柔软，回味悠长。两人推杯换盏，张云卿开始醉了，对面的关月云在他的眼睛里晃动起来。关月云一边敬酒，一边抛着魅眼，张云卿哪里顶得住这酒色的双重进攻？不知不觉一头栽倒了。

张云卿醒过来的时候，不知身在何处，好一阵工夫才记起是和关月云在吃酒。木屋里已经不见了关月云，而自己已经躺在床上，欲张口喊叫，却感觉到嘴里塞了东西。吐出来，竟然是一嘴毛发！从床上坐起身，发现竟然赤身裸体，从胸脯到肚皮写了三个巨大的毛笔字！

“来人啊！”张云卿一声喊叫，进来的是钟雪华。

“满老爷需要什么？”

“你认认，这上面写的啥玩意？”张云卿指着自己的肚子。

钟雪华一字一句念道：“臭——男——人——”

“你才是臭男人！”张云卿腾地从床上起来，见钟雪华愣愣地看着他，没好气道，“看什么，没见过吗？”

钟雪华道：“满老爷，你什么时候返老还童了？”

张云卿这才发现下身的毛全没有了，记起刚才塞在嘴里的毛，明白是被关月云耍了，穿了衣服提了枪就要出门。

“满老爷，你要去哪里？”

“关月云这个臭婆娘，老子找她算账！”张云卿火气冲冲。

“都什么时候了，她早到家啦！”

张云卿这才看到外面天早就黑了，狠狠地向黑暗中啐了一口：“总有一天，定叫她栽在老子手里！”

却说张云卿宴请了关月云、周连生，接着就是过年。正月初一他回到石背老家祭祖，给父老拜年，少不得也向张罗罗了解这几年家里的情况。在给发妻尹氏上坟时，发现旁边有一家长满枯草、没有墓碑的野坟，就向张罗罗打听：“这冢是谁家的？”

张罗罗道：“还能有谁，里头埋的是张光文！”

原来武冈风俗，每一个家族都有三处坟地：祖坟、家族坟和鬼崽崽坟。在清朝以前，各个家族的殡葬制度非常严格，无论男女，年过六十儿女成行的，才能跻身祖坟；凡活不到六十岁，但

有儿女者，死后都只能葬家族坟；凡活不到六十岁、无儿女或夭亡者，都葬鬼崽崽坟山。到了民国后，这种制度略有松动，有些不到六十岁有儿女的亡者也上了祖坟。尹氏虽然死于二十多岁，但她有儿子，按道理应该葬族坟，但那时张云卿还没有成气候，族人以她是“殇人”为由，只允许她葬“鬼崽崽坟”。张光文没有儿女，死于自杀也算是个“殇人”，葬在鬼崽崽坟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云卿“哦”了一声，就没有再多问，转身回到寨里。

武冈民谚云：“年过正月十五，各人自寻门路。”张云卿的门路是捞钱，这些年武冈四乡似乎积蓄了不少财富，张云卿少不得疯狂洗劫。因百姓不堪骚扰，是年冬，刘异将境内三股土匪招安，收编为“武新城三县联防委员会铲共义勇游击队”，张云卿、关月云、易豪都任大队长，各率五百人枪。

1939年5月，武冈新任县长林拔萃因张云卿等人数太多，县里无力给养，恰逢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急需兵力，被国民党四十九师师长李精一收编为该师直属“志愿兵营”，计六百人枪，张云卿任营长。1940年1月，李精一部在昆仑关与日军作战，张云卿又像当年在陈光中部一样故技重演，在战场哗变窜回武冈，收集散匪重操匪业，官府也无可奈何。

1944年，因地方不堪骚扰，新任武冈县长田植，再次将境内土匪招安。张云卿任“武冈县护路队”队长。其时，邵阳至安江的公路已经修通，但双壁岩仍是要冲之地。张云卿名曰“护路”，实际继续干着劫路的勾当，常在公路的拐弯处截拦汽车、商人，强索买路钱。

1946年6月，国共之战打响，张云卿在搜刮财物积蓄势力的同时，对这场战争也格外关注。为了获取准确的情报，除了每天叫尹东波给他念《大公报》、《国民日报》等报纸，还特地从长沙买回一台收音机收听共产党广播。

通过这些渠道，张云卿基本上能在最快的时间知道时局的变化。他了解到，解放军方面经过两年的抗战，到1948年秋，国共双方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解放军已经增加到了280万人，总兵力超过了国民党，形势正向有利于共方的方向发展。国军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都已经破产，为了避免各个被歼，蒋介石决定实行重点防御，而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进攻的能力，明显处于挨打的劣势。

张云卿的手下钟雪华还从外界了解到，共产党方面正在着手一项军事计划，可能将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地发起攻势，打几场大的战役，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这个消息果然不是空穴来风，由共产党发起的“三大战役”，共进行了142天，国民党共损失173个师、182万人。张云卿意识到，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已被消灭殆尽，共产党坐天下已成定局。

“老蒋败了，共产党说不定就要打过来，怎么办呢？”

年廿九，张云卿决定进城给刘异送过年礼物，以此了解战局消息。不巧刘异外出没有回来，接待他的是刘异新纳的小妾。小妾说：近段时间老爷十分繁忙，什么时候回家很难说，但年三十肯定是要回来祭祖的。张云等不到年三十，寨子里还有很多事情，他只好留下礼物快快离开。